

現代作家創作論

魯迅、郁達夫、丁玲、張天翼

葉聖陶、茅盾、田漢、施鵑君

魯彥、適夷、杜衡、洪深等著

華漢、沈起予、柳亞子、冰心

高爾基、高見順

1933年 6月初版 1—3000

1933年 8月再版 3001—5000

1934年 1月三版 5001—7000

1935年 5月四版 7001—9000

目 錄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魯迅——一
再來談一次創作經驗	郁達夫——九
我的創作生活	丁玲——一九
創作的故事	張天翼——二九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葉聖陶——四三
幾句舊話	茅盾——四九
創作經驗談	田漢——五九

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	施蟄存——六九
即興主義的與即物主義的.....	鄭伯奇——八七
關於我的創作.....	魯彥——一〇三
痛苦的回憶.....	適夷——一一七
在理智與感情底衝突中的十年間.....	杜衡——一二七
我的經驗.....	洪深——一三九
談談我的創作經驗.....	華漢——一四五
我寫過的創作.....	沈起予——一五五
我對於翹作舊詩和新詩的感想.....	柳亞子——一六一

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三
我的回顧	茅盾——一七
小說集自序	冰心——二七
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	郁達夫——五一

附錄二

和工人作家的談話	高爾基——六七
我怎樣寫鐵流的？	綏拉斐——八一
寫得出與寫不出	高見順——一〇五

後記

創作的經驗

四

編輯後記

.....

編者——二五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魯迅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裡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 (N. Gogol) 和波蘭的顯克微支 (H. Siemienie-)

(vins)。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年。爲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

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ist。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湊起來的脚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

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塗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評批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

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

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燈下。

再來談一次創作經驗

郁達夫

大約是弄弄文學的人，大家常有的經驗罷，書店的編輯，和雜誌的記者等，老愛接連不斷的向你來徵求自敘傳或創作經驗談之類的東西。這一類文字，要寫的話，原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可是人類大抵都是一樣地有一次生有一次死。有時候失敗，有時候成功的，將平平常常的自傳寫將出來，虛費掉幾十萬字，和幾千張紙，實在也沒有多大的意思。除非要寫得很好很特異的自

傳，如盧騷的懺悔，歌德的詩與實際，利却特·傑弗利斯的心史之類，寫出來還有點道理，否則如一般人的墓誌傳略一樣，千篇一律，非但作者自己感不到興趣，就是讀者讀了，也要搖頭後悔，悔他的讀書時間的可惜的，又何苦來多此一舉呢？關於創作的經驗談，也是一樣。雖則說戲法人人會變，各人巧妙不同，但大抵的做詩做小說劇本的人，總逃不出多讀多想多練習的一箇死律，此外的箇人經驗，如還是在早晨寫好呢還是在晚上寫好？還是用毛筆呢還是用鋼筆？還是做書簡日記式的文學呢還是用第三人稱的體裁？之類，却是無關大體的事情，嘵嘵嘈嘈，說些廢話，都不過是精神的浪費。

實際的情形是如此，但年輕的讀者，和書店的編輯，却明知

而故犯，偏是不肯在這一着上放鬆，於是弄弄文筆的人，也只好同工廠裏的工人一樣，勉強地製造出些自傳或經驗談來，以應所需，以騙大家。我的做創作經驗談，這一回已經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當過去集出版的時候寫的一篇序文『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第二次是北斗雜誌編者硬來要去的一篇『懺餘獨白』，（已印在懺餘集的頭上做了序文了），到現在的這第三次上，實在是另外更沒有什麼好寫出來，不得已我只好來抄些書，抄一點外國人的創作經驗談之類的廢話，聊以徇書店主人和編輯先生之情。

德國有一位作家叫 Hanns Heinz Ewers。他在一九二二年出了一本續成雪勒 Schiller 的 Der Geisterseher 的小說。當這小說未出之先，